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梁华龙 编著

伤寒论研究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伤寒论研究

梁华龙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采用逐个议题探讨的方法,分别对《伤寒论》一书的作者生平及该书的学术源流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在综论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仲景学说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作者自己对每个问题的看法,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本书是中医研究的必读书,也是中医医、教、研的必备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寒论研究/梁华龙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

ISBN 7-03-013682-9

I. 伤… II. 梁… III. 伤寒论-研究 IV. R22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1737 号

责任编辑:方霞 / 责任校对:钟洋

责任印制:刘士平 / 封面设计:卢秋红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未经本社许可,数字图书馆不得使用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丽源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年1月第一版 开本:B5(720×1000)

2005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1/4

印数:1—1 000 字数:375 000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序 言

神农尝百草日历百毒而不辍，自兹本草遂兴；伊尹作《汤液》数十卷，于是方剂遂倡；黄帝、岐伯设问答疑，斯时医理遂彰。岁迁代革，自秦至汉，和、缓、扁、仓，名医辈出，华夏医学，渐臻成熟。汉至灵献，已汉将不汉，四季兵燹，连年疫疠，赤地千里，饿殍满目。仲景用思精深，医术工巧，虽无力罢兵戈而起饿殍，然有志历荆襄而愈疾疠，晚年著《伤寒论》一十六卷，渊藪《易》、《书》、《河洛》；滥觞《内》、《难》、《汤液》，为来人垂方法，立津梁。苦因其简牍散轶，辞章缺如，俾后人不可一睹庐山。幸赖太医令王叔和编纂，方成碎锦流传于世，故令后学贤达，竞相注疏，以期羽翼仲景，传钵后人，金·成氏传注于前，祈萍实商羊，类医中之仲尼；宋·林氏考校于后，辨车骨支机，实杏林之君平。自斯，伤寒之学虽兴，迄今注述立说者，不啻千余家。以其郑声雅乐并存，砒砒美璞互见，不免有多歧亡羊之虞。因敢不揣谫陋，以小褚短绠，操觚弄毫，不图附骥，惟愿续貂。采撷他山之石，聊作囊萤壁影，摭诸篇章字句，加以愚者千虑，蚊负蚺涉，遂成竹头木屑。研章辨句，力避效颦学步之嫌；推理识证，惟求识物辨字之智。不惟求隐赅于字句间，犹且穷奥旨于无文处，数载偷隙，始成此作。及其成也，两度春秋，三易其稿，今将灾枣梨，故仓促书此以为序。

伏牛山人华龙识

2004年8月30日

编写说明

一、本书首先简汇各家诸说,继以系统分析论证,终则提出作者个人见解,力争有理有据,融会古说与今注,通贯理论及临床,将作者多年潜心研究所得,供诸同道。

二、书中不重复《伤寒论》原文,仅对核心问题及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讨论,故有别于古今注疏《伤寒论》者。

三、本书所采用参考资料,一般不照录原文,仅叙述其观点,所参考资料不具体标出出处。

四、对参考资料的作者,据行文需要,或提名或不提名,特恳请参考资料的作者给予谅解,并向参考资料作者致以谢意。

五、所参考资料出自历代《伤寒论》研究著作及 1923 年至 2002 年的 80 年间中医方面的杂志,书刊目录从略。

六、全书分为 11 章,除第十章、第十一章外,每章阐明一个或一类问题,先叙述研究概况,后提出作者看法。

目 录

序言

编写说明

第一章 张仲景生平籍贯	(1)
第一节 生卒年代的考证.....	(1)
第二节 举孝廉、任太守的考据	(4)
第三节 张机与张羨之疑.....	(9)
第四节 建安与建宁之争	(10)
第五节 仲景为王粲诊病之疑	(10)
第六节 仲景生卒年间大事记	(12)
第七节 仲景里贯考证	(14)
第二章 成书及版本	(18)
第一节 《伤寒论》成书年代及作者	(18)
第二节 《伤寒论》的编次	(21)
第三节 《伤寒论》分合隐现及版本	(21)
第四节 《伤寒例》出自谁手	(25)
第五节 《平脉法》、《辨脉法》的作者.....	(26)
第三章 《伤寒论》学术成就及写作特点	(31)
第一节 《伤寒论》的贡献	(32)
第二节 《伤寒论》文法特点	(34)
第四章 六经实质	(38)
第一节 六经师承源流	(39)
第二节 六经顺序秩次	(45)
第三节 六经传变理论	(47)
第四节 六经实质诸家说	(53)
第五章 六经辨证体系	(77)
第一节 六经辨证理论基础	(77)
第二节 六经辨证的特色	(88)
第三节 六经辨证方法的内涵	(95)

第四节	六经辨证方法的外延·····	(107)
第六章	治则治法理论·····	(113)
第一节	治则·····	(113)
第二节	治法·····	(120)
第七章	仲景学说承源分流·····	(135)
第一节	气化学说歧义及评估·····	(135)
第二节	体质学说孳生及扩展·····	(141)
第三节	六经开、阖、枢学说·····	(150)
第四节	三纲学说渊薮及批判·····	(155)
第五节	气机升降学说原委·····	(158)
第六节	脾胃学说及其价值·····	(163)
第七节	层次学说的提出与内涵·····	(169)
第八章	护理、养慎与时间医学·····	(175)
第一节	护理学内容·····	(175)
第二节	养慎内容·····	(184)
第三节	时间医学内容·····	(186)
第九章	千古疑案:少阳厥阴·····	(190)
第一节	少阳病的探讨·····	(190)
第二节	厥阴病的探讨·····	(195)
第十章	争议问题的探讨·····	(204)
第一节	蓄水与蓄血·····	(204)
第二节	热入血室·····	(208)
第三节	水逆证与火逆证·····	(214)
第四节	发于阳、发于阴·····	(216)
第五节	阳数与阴数·····	(217)
第六节	再经·····	(218)
第七节	风家·····	(219)
第八节	阳浮而阴弱·····	(220)
第九节	过经·····	(221)
第十节	脏无他病·····	(223)
第十一节	阴阳自和·····	(224)
第十二节	额上陷脉急紧·····	(225)
第十三节	但见一证便是·····	(227)
第十四节	大柴胡汤有无大黄·····	(231)
第十五节	热结膀胱·····	(233)

第十六节 不可余药	(235)
第十七节 病发于阳与病发于阴	(237)
第十八节 寒分	(239)
第十九节 阳微结	(240)
第二十节 脾约	(242)
第二十一节 胃家实	(243)
第二十二节 阳绝于里	(245)
第二十三节 其阳则绝	(246)
第二十四节 目中不了了	(246)
第二十五节 无表里证	(247)
第二十六节 大实痛	(248)
第二十七节 索饼	(249)
第二十八节 阴阳易	(250)
第十一章 附篇	(254)
第一节 返朴归真读《伤寒》	(254)
第二节 六经及六经辨证来源	(256)
第三节 六经辨证的内涵与外延	(261)
第四节 六经形成三段论	(267)
第五节 六经辨证源流论	(269)
第六节 六经气津互化论	(273)
第七节 六经二便互关论	(278)
第八节 六经标本从化论	(280)
第九节 少阴病证型分类	(281)
第十节 阴虚水停证	(284)
第十一节 伤寒祛邪途径述要	(288)
第十二节 伤寒汗解方式撮要	(290)
第十三节 《伤寒论》加减用药法	(292)
第十四节 《伤寒论》五脏寒热对方	(295)

第一章 张仲景生平籍贯

东汉医学大家张仲景，著有《伤寒论》，是我国临床医学的伟大奠基人，在祖国医学史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后人称之为医中之圣、方剂鼻祖。但汉代的历史书籍，例如范曄的《后汉书》及陈寿的《三国志》都未为张仲景立传。

张仲景的生平事迹，除了在《伤寒论》自序题为“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之外，当时的文献中，再无其他记载。此后，如晋·皇甫谧《甲乙经·序》，晋·王叔和的《伤寒论序例》、《太平御览·何颙别传》，唐·甘宗伯《名医录》，唐·王冰《素问·序》，唐·刘知玘《史通·人物志》，宋·林亿等《校订伤寒论序》，宋·张杲《医说》、《襄阳府志》等，虽皆提到张仲景的事迹和著作，但都是一鳞半爪，不能全窥仲景的生平。

至明·李濂的《医史》始撰《张机补传》，清·陆九芝又撰《补后汉书张机传》，有关仲景的事迹，较为完整，自此张仲景始有传记行世。

近人章太炎、黄竹斋等也撰有张仲景传略，虽然各有所本，但也各有增改。其中陆九芝先生，疏于考证，凡是有关仲景的材料，不问真伪，咸悉载录，一律都以为信史。陈邦贤所撰《中国医学史》对仲景事迹不加考校，仅据陆传照录。

综观论仲景者，大致晋以后多据皇甫谧，唐以后多据甘宗伯，而近代则多据陆九芝。陆传虽较完整，而附会因袭者也甚。总之，由于对仲景的有关问题考校不足，致使近一千七百多年来，尤其是近代对仲景故里、生卒年代、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为王仲宣诊病等一系列问题争论不休，迄今亦无定论，竟然成了医学史上众所瞩目的悬案。

本章兹就上述问题的诸家见解进行综论，读者自可鉴其真伪。

第一节 生卒年代的考证

对于仲景其人，彭静山据《古书医言》载“后汉书，有一艺名者，尽举载录，奚独仲景之无传也？”，认为无仲景其人。但另有人据叔和相去仲景未远，且在《何颙别传》、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所记，认为仲景确有其人。现代一般认为张仲景为后汉南阳郡人，并无疑议，不能因传中载与不载而判其有无。

至于仲景的生卒年代，史书中都无明确记载，因而各家只有依靠旁证资料，推断其生卒年代。

章次公及任应秋认为,仲景一生处于后汉末年政治黑暗、兵戈扰攘的恒帝(公元147年)、灵帝(公元168年)、献帝(公元190年~219年)三朝,正是著名的党锢案、黄巾起义和董卓迁都等历史关键时期,是一个天下大乱、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的时代。而且自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以后至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的15年间,常有大疫流行。

薛凝松认为仲景约生于公元142年~145年(顺帝汉安、建康之间),卒于公元210年(献帝建安十五年)前后,大约活了70岁。

陈邦贤认为约生于公元150年~219年左右(东汉和平元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左右),赵清理、田代华等也如此说。

洪贯之据何颙、王粲两人的史料考据,推测仲景生年当在汉桓帝建和二年至元嘉二年(公元148年~152年),卒年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左右。其理由为仲景总角造颙,应当是何颙广负盛名之时,约在公元166年前后,若由总角(10~14岁)向前逆推,则仲景当生于148年~152年。王粲在公元217年,随军从曹操征伐吴国,病卒于征途之上,其时张仲景尚在。但公元219年,中原已进入魏朝,由此可知仲景卒于公元219年左右,享年65~70岁,也属常人之寿。

尚启东考证,张仲景大约生于公元153年(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卒于公元202年(献帝建安七年)。其理由是:

1) 仲景总角造颙,应当在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此时已“赦党人归田,禁锢终身”。何颙作为党人被赦,归其南阳郡襄乡县,仲景才得以造访何颙。总角为10~14岁年龄,由此推算,仲景当生于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左右。

2) 仲景为王粲诊病时,王粲年龄为20余岁,此时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此时仲景医术应相当高明,年龄当在40岁左右,若由此向前推,其生年也是公元153年。

3) 仲景“晚年在京师,当时称为上手”。许昌建都是建安二年,其时仲景已颇负盛名,似非一二年可至如此,可推测仲景之死,至早在建安三年以后。

4) 以王叔和《脉经序》为据,认为仲景之死,在华佗之前,但二人死亡时间相隔不会太远。《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载:“建安十二年,华佗为曹操所杀,时年九十七岁。”华佗死前曾出一书,谓“可活人”,此书即仲景《伤寒论》,故仲景之死,在建安十二年以前,当在建安六、七年间,年龄约50岁左右。

但宋向元的考证则与此不同,仲景生年据《何颙别传》“何颙有人伦鉴。同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仲景造颙之时,当在十六七岁,不然则年貌幼稚,似无韵度可言。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12月,因党锢之害,何颙闻风逃出本郡。因此,仲景不可能在公元166年12月之后见到何颙。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6月颁布“赦党人归田,禁锢终身”的政令,此时仲景有可能拜访何颙。至建宁元年(公元168年)9月,中常侍曹节矫诏钩

捕党人，“党祸”日重，何颙避乱不能归家，此时仲景也不可能见何颙。由此可知，仲景见何颙在公元166年12月之前可能性大，而在公元167年6月后的可能性小。若以公元166年张、何二人相见，仲景当时为十七岁，向前推算，则仲景当生在公元150年。然何、张未必一定于此年相见，仲景亦未必是17岁，故可以此估出其生时年限，当在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元嘉二年（公元152年）之间。

张仲景逝世年代宋向元据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进行考据，仲景曾给王粲诊病，王粲时20余岁，符合史实记载，且序中叙述华佗在前，仲景在后，皇甫氏生于汉末，且通晓史书，并熟悉华、张二人故事，那么其叙述华佗在仲景之前，定有其意义，即华佗的生卒年月在仲景之前。在《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有曹操幼子仓舒年13岁在建安十三年病死的记载，而《华佗传》中也有曹操“吾悔杀华佗，令此儿（仓舒）强死”之叹，可见华佗卒于建安十三年“仓舒病困”之前。假定华佗建安十二年被害，因其活97岁，则其诞生之年为永初五年（公元111年），长张仲景约40岁。《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言及“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则仲景著成书后写序，当在建安十五年左右（公元210年），时仲景当60岁左右，据上考证，仲景逝世年代应当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19年）之间。

有关仲景的生卒年月，尚有许多不同说法。如毛光骅谓生于汉顺帝汉安、建康年间（公元142年~144年），卒于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左右。

范行准认为仲景生于后汉延熹年间（公元158年~166年）至3世纪中叶，然都是大致年代，其所依据，各有见地，可供参考。

笔者认为，仲景生年上、下限，若依《何颙别传》考证，何颙延熹七年始游学洛阳，靠郭林宗等显名太学。而延熹九年十二月至元康元年六月，又奔走在外以躲党锢之害。建宁元年九月，宦官矫诏，大举钩党，何颙又奔走京都与袁绍之间商救党人之计，故仲景造颙至早在延熹八年十二月以前，即公元165年至166年十二月以前，至晚在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六月以后至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以前。若以总角为10~14岁（因15岁称为儿童）向前推算，则仲景生年上限为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下限为元嘉二年（公元152年）。而仲景逝年的上下限以《伤寒杂病论·自序》及皇甫谧《甲乙经序》为据考证，仲景自序云：“建安以来，犹未十年……”，“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伤寒论》合一十六卷。”由此可以推知，仲景著书，当是建安八九年时始，即公元203年~204年开始写作《伤寒论》。此书完成传云曾十三易其稿，虽不确切，但可以肯定，非短时间所能成就。而中原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并入魏，若仲景著书需用7~10年，则仲景最早逝世于公元211年，其逝年下限，无据可察。但据汉亡入魏，魏后无史记载仲景，则仲景最迟逝世于公元219年。

据上述推论，仲景生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元嘉二年（公元152年）之间，逝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至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之间。

第二节 举孝廉、任太守的考据

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之说，始见于唐·甘宗伯《名医录》，其书载曰：“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至明·李濂《医史》及《襄阳府志》等著述中，在“举孝廉”，上加“灵帝时”三字。至清·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则云：“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官至长沙太守。”

对此问题近代颇多争论，有人持肯定态度，也有持否定态度者。

肯定张仲景做过长沙太守的如章太炎称：“羨父子相继据长沙，仲景不得为其太守。意者，先在荆州与仲宣遇，表既并悻，仲景始以表命官其地，则宜在建安七年后矣。”他认为张仲景做太守是见王粲以后的事。

薛凝嵩认为仲景举孝廉，“大概不会错误”，“做长沙太守完全有其可能。”其根据则是甘宗伯《名医录》、《河南通志》、《襄阳府志》中都有记载。在仲景举孝廉、任太守的时间上，指出桓、灵二帝时是宦官、外戚、党人争权夺利时代，至建宁四年（公元171年）才大赦党人。且地方所举孝廉，尚需京试，而中平年间（公元184年～189年），河南又是黄巾起义时间，所以，这两个时期仲景都不可能被举为孝廉。只有在公元184年以前即光和年间（公元178年～183年），政局稍稳，仲景举孝廉一定在这一时期，且规定举孝廉一定在40岁以上，薛氏并据此推论仲景生于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并认为仲景在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期任长沙太守，以时乱不能久于其任。其理由有二：

1) 《伤寒论·自序》中有题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撰”字样，其较为可信，因仲景在医学上的贡献自有其流芳百世的价值，且仲景崇尚医术，淡泊名利，不会凭空加上太守一职，以沽名钓誉。若说其书为后人整理，署名为伪托，那么整理者既知其书颇有价值，还怕不能公行于世？即令伪托，何不托黄帝、神农、扁鹊等人，而单加一长沙太守小官，加之不足重、去之不会轻的头衔呢？可见其署名是具有其真实性的。

2) 当时军阀混战，地方官吏往往按当地军阀意志更换，在苏代后，张羨前，谁任太守以及张悻（张羨之子）被刘表合并后又是谁任太守，史书均无记载。仲景在张悻后、韩玄前任长沙太守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军阀混战，天下骚然，太守要知兵，故《三国志·孙坚传》中载有：“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仲景为一儒者，长沙又是难治之邦，军事必争之地，可以断定，他做太守，为时不会长久，对当时局势不会起多大影响，这也是史书不载的原因。

邓曼认为，虽然一些版本未署长沙太守字样，但是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13中说：“伤寒论十卷，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撰。”日人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山田正珍《伤寒论集成》，皆有“汉长沙太守张机仲景撰”字样。王叔和是编纂仲景遗书，并不是编纂仲景历史，即使王氏未提仲景做过长沙太守，也不能证明

仲景没有做过太守。汉末虽多有战事,但太守一职,是“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举孝廉”等事务,遇有战事,另有僚属相助,未必太守皆是武将,如韩玄守长沙,有黄忠协助,便是明证。史书记载某地某官,必是对军、政时局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史载的长沙太守区星、孙坚、孙策、苏代、张羨父子、韩玄等,相隔数年,又无次第,其中很有可能略去仲景,仲景崇尚医术,淡泊名利,与时趋不符,史家略去,亦在情理之中。甘宗伯《名医录》、张杲《医说》、宋·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等书都记载有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字样。《文献通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均另列《南阳活人书·二十卷》,下引该书序文,径称仲景为“张长沙”,说明仲景做长沙太守,当时尽人皆知。所以,我们在没有发现足够证据之前,是无法否认仲景做长沙太守这一事实的。

廖国玉亦认为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其根据是:

1. 历代医籍中有明确记载

1) 《伤寒论》原序中的最后署名,多有“长沙太守”字样。

2) 宋刻本《伤寒论》序中引用唐·甘宗伯《名医录》的记述,应为一证。因其是给皇帝的奏章,所以高保衡、林亿等一定进行过大量考证,故要比其他一些史书、传记更为可靠和准确。

3) 自晋代至今,绝大多数著名医家,均奉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有的干脆称仲景为“张长沙”。

2. 长沙、南阳、邓州等处地方志的大量记述

1) 长沙府志的有关记述。明·崇祯《长沙府志·卷二》载:“汉太守:杭徐,旧志有传。张机,长沙守,旧志有传。孙坚,长沙守有传……”清·康熙《长沙府志·卷十》“名宦志”中载有:“汉,贾谊,雒阳人,年十八能诵诗。汉文帝时年三十三卒于长沙德润门。张机,字仲景,长沙太守。时大疫流行,治法杂出,机著《伤寒论》、《金匱》,方行于世,民赖全活。……”清·乾隆《长沙府志·名宦第十八》载:“汉,贾谊,雒阳人,申章昌、张机、杭徐、文春、度尚、孙坚。”以上两朝三帝,在《长沙府志》里均有张机官居长沙太守的记载。《长沙府志》内容丰富,记载准确。所以,府志所录之张仲景为长沙太守,是可靠之据。

2) 明·嘉靖《南阳府志》记载:“张机,字仲景,南阳人,产于涅,灵帝时举孝廉,官长沙太守。”

3) 明·嘉靖《邓州志》记载:“张机,字仲景,涅阳人,学医术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4) 清·乾隆《邓州志》记载与明·嘉靖《邓州志》所载相同。上述表明,张仲景当时任所之长沙,家乡之南阳、邓州均有其“官至长沙太守”的文字根据,两地所记,十

分契合,进一步证明了仲景做长沙太守的真实性。

3. 古籍传说中的太守佚事

1) 南阳医圣祠:张仲景故乡人民,于明代在南阳府建立了医圣祠,以纪念这位杰出人物的伟大功绩。

2) 长沙张公祠:清·乾隆《长沙府志·卷十五·祀典篇》载:“张公祠在北门内祀汉太守张仲景。”

3) 纪念仲景生日的活动:湖南省长沙、湘潭等地,明清时代以正月十八日为医圣张仲景诞辰纪念日,隆重集会,以纪念这位为民除疾的医学家。

4) 张仲景公堂诊病之说:张仲景任太守时,曾在府衙为人民诊治疾病,受到人民群众的敬佩。以上记述,从南阳医圣祠到长沙张公祠和仲景堂,从仲景公堂诊病,到药铺冠之以堂,可以看出,在古迹及传说中贯穿着张仲景为长沙太守之事。

关于仲景任长沙太守的年代,廖国玉推测,可能是在中平初年(公元184年)左右。其根据是,一般认为仲景生卒年代是公元150年~219年,建安中期则是公元208年,此时仲景已年及花甲,不可能远涉千里去做长沙太守,故陈邦贤所说公元196年~219年即建安中做长沙太守是不可能的。从《伤寒论·自序》中看出,自建安以来,仲景是在行医,并未做官。另外,建安的25年之间,军阀混战,兵乱濒仍,长沙已不在汉朝皇帝掌握之中,其中赤壁大战,孙刘联合破曹,关羽战长沙,魏延杀韩玄,黄忠归顺刘备,都在这个时期,因此,不可能存在仲景守长沙之事。若说仲景建宁年间守长沙,也不确切,因建宁初年至末年是公元168年~171年,仲景按生于公元150年计算,才18~22岁,根本不可能去当太守,之所以说中平初年(公元184年)仲景有可能任长沙太守是因为:

1) 崇祯、康熙、乾隆三个时代的《长沙府志》记载,仲景做长沙太守在孙坚之前,而《后汉书·灵帝纪》载孙坚为长沙太守在中平四年。

2) 灵帝光和末年至中平初年,长沙较为平静,此时虽有黄巾起义,但集中在冀州、颍川和南阳,矛头指向洛阳,此时长沙偏安一隅,仲景可能就任长沙太守。

3) 中平初年,仲景约34岁左右,就其知识阅历,可以胜任长沙太守,且当时重要人物皆在此年纪,如孙坚守长沙时32岁,曹操任山东历城相29岁,任东郡太守时32岁,周瑜任南郡太守时35岁。由于张仲景淡于功名利禄,对于朝廷昏庸腐败、军阀争权夺利感到厌烦,加之其素耽医术,故弃官回乡,在任时间甚短,即黄竹斋先生所谓的“旋即致仕”。

李浩澎也认为《长沙府志》中的张机即是作《伤寒论》的张机。而据仲景与何颙、王粲等的交往,以及《长沙府志·祀典篇》中所载各人祠庙而论,仲景肯定是一达官显贵,且与长沙有关。故可推论,仲景很有可能当过长沙太守。范晔、陈寿之所以没有为仲景立传,是因为当时军阀割据,生杀荣辱,都一任自裁。汉朝廷命官,有

史载录而不能到任,刘表所任官吏,虽到任行职但官吏不载,由于种种原因,以致于《魏志》、《吴书》、《蜀书》皆无仲景。故仲景任长沙太守当在建安十年以前,正当刘表控制长沙时,而那时的长沙太守,实在无法稽考。

综上所述,都肯定仲景做过长沙太守,而其做太守的时间有两种猜测,一是在中平初年(公元184年)左右;一是在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之前,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左右。

另外,沈仲理、谭日强等虽未明确考据,但对仲景当长沙太守一事,也持肯定态度。

持否定态度者也有很多人,如章次公即认为:“至于旧传他曾守长沙的故事,那是后人对他的附加,因为宋本《伤寒论》里都没有守长沙字样。”余瀛鳌等也认为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载于唐·甘宗伯《名医录》,其后所述,惟引于此。若据史书考校,建安前后,长沙太守都有他人在任,无仲景姓字。建安三年长沙太守张羨,有人认为同张机是一人,但仲景既“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又兼如此国手,何以范晔、陈寿不为其立传?而为张羨立传时,若与仲景为同一人,又为何不提出他的精湛医术,可见张羨与张机并非一人,张机也并没有做过长沙太守。

尚启东也认为仲景既未做过长沙太守,也未举过孝廉。其根据是:

1) 据《后汉书·灵帝纪》、《袁术传》、《刘表传》、《黄忠传》、《刘巴传》、《廖立传》等记载,自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长沙皆有太守,而无仲景名字。待建安二十年、吕蒙袭取江南,廖立走归先主,长沙已属于孙吴,其后又六年,汉朝灭亡,不关汉事。考灵帝前,长沙太守中,并无张仲景其人,故张仲景未做过长沙太守。

2) 据《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载:“何颙谓仲景‘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卒如其言。”、仲景《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唾弃禄蠹们“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态度以及皇甫谧《甲乙经·序》中,不称华佗、仲景官衔的现象综合分析,认为仲景不可能做官,反对做官,而且一生中并没有做官。

3) 仲景灵帝时举孝廉事,亦不符事实。因为《后汉书·顺帝纪》载:举孝廉限40岁以上,曾有济阴太守胡广等违反此规定而获罪,被举新孝廉徐淑以年龄不到40岁而取消资格。可仲景最早生于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而自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始,党锢案,黄巾起义,继之便是军阀混战,及争权夺利,汉廷徒有虚名,汉献帝登基改元建安后,即成三国分战,在此期间,不可能有举孝廉之事。由此可以推断,仲景既未做过长沙太守,也未举过孝廉。

宋向元对张仲景是否做过长沙太守,也做了一番论证。认为关于这一问题,单从史料这些间接的资料似不可能得到解决。应该从直接资料来探讨。宋氏认为仲景未做过太守的理由有:

1) 宋本《伤寒论》,不论《伤寒论·自序》之后,或《伤寒例》之前,都没有“长沙

守”字样,只有“汉·张仲景述”五字而已。

2) 古时医者地位低下,即使华佗也有“耻以医见业”的记载。故《史记》载淳于意,大书其太仓公;皇甫谧《甲乙经·序》径称仓公,而称王叔和则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卷首便署“晋太医令王叔和撰”。若仲景为长沙太守,王叔和编次《伤寒论》时,决不会删去不录,宋本也不会去其官衔。

3) 仲景《伤寒论》自序中反映了仲景反对做官求名利,不像做过太守的口吻。

4) 东汉末年,战事繁乱,长沙为军事要冲,非精于武功战略者,不能当任太守,正如《后汉书·孙坚传》中“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

5) 《何颀别传》中仲景后将成名医,卒如其言;皇甫谧《甲乙经·序》记仲景诊王粲病,说明仲景确实是一个名医。

6) 有记载仲景师承于张伯祖,传授于卫汛、杜度,可见仲景是一专业医家。

7) 王叔和编次仲景《伤寒论》,叔和相去仲景未远,对仲景故事所知应详。若仲景确曾做过太守,王氏不会略而不述。由上述推测,张仲景并未做过长沙太守,也未举过什么孝廉。

刘道清通过考证,也认为张仲景未做过太守,其根据如下:

1) 从当时那段历史的时间表上查找,仲景并未做过太守。因为汉代 40 岁举孝廉,仲景按生于公元 142 年计算,其举孝廉至少在公元 183 年,而做太守要在公元 185 年以后,而《吴志·孙坚传》及《通鉴记事本末·卷八·宦官亡汉》载,自公元 186 年~190 年,孙坚一直是长沙太守。公元 190 年,由苏代继任;公元 193 年,刘表统领荆州八郡。公元 198 年~200 年张羨父子任长沙太守。公元 208 年以前韩玄为太守。公元 209 年廖立为太守。而其中的公元 193 年~198 年,公元 200 年~207 年,不知谁为太守。但公元 196 年仲景为王粲诊病,不会填补公元 193 年~198 年间的太守之缺。《医说》说公元 202 年仲景开始撰写《伤寒论》,并在京都行医,被称为上手,亦不会填补公元 200 年~207 年之缺。从这段历史上看,仲景没有做过长沙太守。

2)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黄巾起义,党锢案,官僚豪强,争权夺利,军阀割据,诸侯混战,朝政杂乱,不会有什么“举孝廉”、“公府考试”的事情。其后三国混战,“太守无文德,以征伐为功”,仲景是一个“用思精而韵不高”的文儒,不可能被选派做长沙太守。

3) 从历代医家记述来看,晋人王叔和、皇甫谧不提仲景做过太守,宋本《伤寒论》也无“长沙太守”字样,而“汉书无传”,仅据《名医录》,不足为凭,是当时“重视官途,鄙薄技术”的风气给仲景强加上“长沙太守”的官衔的。

4) 从张仲景的志向,可推知仲景崇尚医学,淡于名利,不会去做官。

5) 从仲景著《伤寒论》及其拜师学艺,传授徒弟,可见他少年、中年及老年时代,皆是以医为业,不可能去做长沙太守。

6) 从《伤寒论》内容来看,是一部理论丰富、经验独到的临床书籍,有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误治、失治后挽救的方法等。因此看来,仲景是一位长期从事临床实践、经验丰富的医学家,不像是做过太守而半路起家弃政行医的,可见仲景的“长沙太守”是后人强加给他的。

裘沛然以“考之史书,太守无据;晋唐医籍,未及长沙;传序所述,仕途未合”为依据,否定仲景做过太守,20世纪90年代,南阳发掘了一块据说是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30年)的仲景墓古碑,上刻“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11字,对仲景任太守似乎提供了可靠证据,但裘氏经过考证,认为至少有两点,足证此碑非晋代之物,因此也不能说明仲景曾任长沙太守。

1) 医圣之称,最早始于宋·许叔微:“不读仲景书,犹为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其后,严器之称伊尹、仲景为“先圣后圣”,刘完素有“仲景者,亚圣也”之说。至清代才交口称仲景为医圣,如张志聪曾说:“仲景犹孔子。”陈念祖说:“《伤寒论》方非圣人不能作。”周扬俊说“仲景,医中之圣人也”等。但明代尚有“花发仲景开东垣,水流河间归丹溪”的说法,许多医家还把仲景与李杲(东垣)、朱震亨(丹溪)、刘完素(河间)等排在一起,而不称其为“医圣”。可知“医圣”之说形成甚晚,东晋时哪来“医圣”之说?故墓碑上所刻之字,显非晋人之笔,估计最早不会超过宋元,或许更晚,可见其碑亦是沿袭《名医录》等传说而来。

2) 碑上所刻为楷书,与晋代书法不合,亦可足证非晋代之碑。

由此可见,此碑为宋元以后人所立,其“长沙太守”字样,不足为据。

第三节 张机与张羨之疑

有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前后的长沙太守张羨即是张仲景,如郭象生说:“张羨者,实即仲景也。诸家所引《英雄记》曰:‘张羨,南阳人,先作零陵、桂阳长,甚得江湖间心,然性倔强不顺表,表薄其为人,不甚礼也。羨由是怀恨,籍叛表。’藉则南阳,官则长沙太守,年则建安,其为仲景何疑?!仲景名机,而以为羨者,羨非仲景本名,则必别名也。汉末人士有别名者多矣。”

张山雷认为:“仲景在围城中著《伤寒论》,虽困苦弥留,不忘述作。”此说很值得商榷,因《资治通鉴》载:“建安五年……刘表攻张羨,连年不下。曹操方与袁绍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恽。”如此说来,建安五年,张羨即病死于围城中,而《伤寒论·序》中说的“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可证《伤寒论》始著于建安八九年,可见著《伤寒论》的绝不是张羨,故张羨也绝不是仲景了。况且在书中亦找不到张羨精通医术、善于治疗的记载。若真是张羨与仲景为同一人,那么史书在写张羨时一定会提到他精通医术之事,或者史书中也一定会为仲景立传,提到仲景会带兵打仗之事。然两者皆无,可见带兵打仗,当长沙太守的张羨,绝不是著《伤寒论》